

馬翎著

生離死別

三幕劇

生離死別

生離死別

馬翎著

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初版

生離死別

實售六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：馬翎

發行人：章俠平

賀永亮

出版者：青年戲劇社

發行所：虹影社

總售處：兄弟圖書公司

福州路中

五洲書報社
望平街

導演的話

吳永剛

近來爲着「紅粉金戈」和「白雪公主」二個戲的拍攝，對外界的一切，似乎都失却了連繫。這次馬翎兄編的「生離死別」上演，雖然在事前我已答應挪出一部份時間來排演，但結果終因忙，終因電影的一經發動的工作，很難中輟；於是，我給「生離死別」的服務，說來汗顏，真是淺薄得很。

「生離死別」是一個戀愛的悲劇，但也表現着封建勢力對於時代的青年底「反動的壓制」。而這二種勢力的鬥爭，更有着民族間的歧視。這在粗粗看來，或許像上海劇藝社上演過的「海戀」，但其實也不相同的。「海戀」中的事實，比較錯綜複雜！戀愛事件也有好幾個。這裏的戀愛底死敵，只有毛穗農和馮子臣。而劇中的主題，也很清楚而簡單的，只是指出舊社會的潛勢力，是如何頑強地，重壓着新生命的孕育，這兩種勢力，正如戲劇上用慣的一句「無門爭即無戲劇」的熟語，在這戲中，展開強烈的鬥爭，這種鬥爭的結果，毀滅了幾個人的生命，而有一些人的心靈，永遠有着缺陷，而且幾乎是瘋狂了。

處理這樣的戲，在這短短的三幕中，採取的旋律，不得不不是「急」而「快」了。像一段奔流，從很高的岩石上直瀉下來，不能給他停頓，也無法給他優游，只有急速地在鍵盤上，捺完了這生命的一曲。然而，我爲他並沒有化了多少的時間，所以，我對於這次的效果，並沒有怎樣的期望。好在作者在這次排演上，出過很大的力的，我想，或許他對於自己的「嬰孩」，是更能教育和保養得完好的。

我這樣地說了這些話，就算我對於「生離死別」的「交代」吧！



(剛 永 吳)

“生離死別”插曲

$f^{\#}$ 短調 $\frac{4}{4}$

同 生 死

呂律作曲

Andante(徐緩)

馬翎作詞

(引略) p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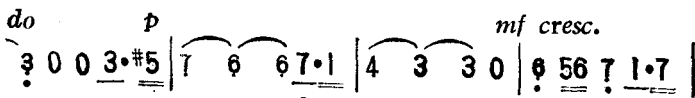
(穗農:) 對 着 天 邊 遙 望: 雲 兒 飄 蕩 何 方? 雲

(淑珍:) 狠 強 佔 你 的 家 鄉, 永 恨 着 那 虎 狼 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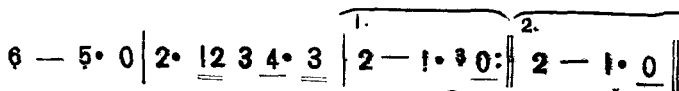
兒 是 我 知 音, 雲 兒 是 我 同 伴。

鄉 不 爲 虎 狼 佔, 爲 何 流 浪 異 鄉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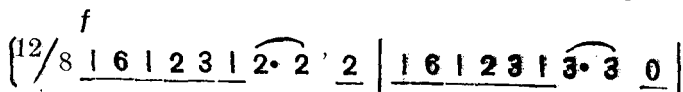
問 一 問; 何 所 想。 含 着 人 生 的

心 忽 忽: 意 綿 綿。 幾 時 同 你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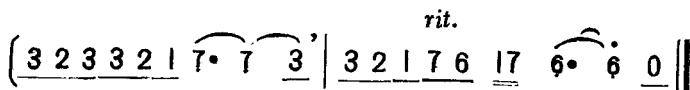


悲 憤, 受 盡 虎 狼 的 欺 凌 (淑珍)

故 鄉, 幾 時 同 你 回 故 鄉。



(同唱) 今 後 沒 分 離, 至 海 枯 石 爛;



共 抱 同 生 死 共 抱 同 生 死。

獻給

遠方的友人！

您們的行踪：

像鴻雁般飄忽，

您們的生命：

像泰山樣的重。

自序

現在，是一九四〇年的十月一日，外面暴雨大作，我不能到學校去上課，孤單單的坐在家裏想着，想着……。

起初，不過是想着目前，想着將來，但是，越想心越遠去了！突然腦袋漲了起來，心緒凌亂，全身的血肉凝成一塊，骨子裡有些酸，變成一口氣，可是這口氣嘆不出，終於憂鬱在肚子裏，隔數日後，它被思想組成一個有規律的故事。

老天爺常常要和我開玩笑似地，十年前，我只是一個剛滿十五六歲的小伙子，但母親在我十四歲時，捨棄我死去了！接着，父親也在我十四歲那一年，閉上眼倒下長方形的木箱裏死了！

我對天大哭，我的姊姊說：「現在哭也沒有用，爸爸永遠不回來了！從今以後只有靠自己，什麼都靠自己呀！兄弟多有什麼用，俗話說得好，兄弟百人都是單身，弟弟啊，你想想的好，哭有什麼用呢？」

我停止哭泣，從我的感情中理智起來！我把一家的人，上自兄姊，下至弟妹，一個個的

臉開始幻想，開始細思：

最後，我終於聽了我一位姊姊的話，「兄弟百人都都是單身，」走，走，走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策，所以，十六歲那一年，就在家鄉帶着一只破舊的箱子，流浪了！從汕頭，在那裏，受着飢寒，受着痛苦，有時想回去！可是，父母已雙亡，回去還有什麼用呢？

後來，十七歲參加了一次革命鬥爭：

夜幕佈滿着全汕市，沒有星光，也沒有月亮，人們都準備逃亡似的，到了夜深時分，鎗炮聲大作，「嘩嘩……叭叭」羣一羣的工人，一羣一羣的農民，他們和警察互鬥，鮮紅的血，到處在染着。倏紅的碧血，撒滿大地。

我帶着一只破舊的箱子，從炮火裏提心吊胆的逃下了一隻開往南洋的船，船名叫「夏樂士」。

黎明天色，我逃在船裏睡眠，隔一回，給人驚喊聲驚醒來，我覺得心浮，眼睛腫澀，四肢力，一個無家可歸的人，一個剛從炮火裏逃生出來的我，不覺心酸，一陣陣從頭臉裏壓下眼淚……！

當我走到船頂來看時，船身已漂在一個茫茫的大海中了，故鄉早已離別矣！我又感到傷心，回到艙里又大哭一陣。

說也奇怪，我乘船，却不知道這船是往那裏的，到了船裏，才據人說是往暹羅（泰國）的。

一星期的光景，船抵泰國，船裏的人們，都笑顏大開，他們在泰國的兄弟朋友們，也都到船頭來迎接他們，除了我，是孤單單的一個人，帶着一隻破舊的箱子，走上泰國的土地，在那裏徘徊着！

我們家鄉人有一句俗語：「人地人疏，番仔提刀，」就是說人地陌生，「番仔」是指泰國人，提着刀；我早就提防到，所以我急忙的跑到我們本鄉人創辦的旅舍裏住着下來！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破舊的箱子裏的錢完了！旅舍裏的家鄉人也就不認識我了！終於給他們一脚連破舊的箱子踢出來了！

從此東飄西流，到處爲家，可是這事好像是命運注定了的，什麼苦都不放在心上，反而嘻嘻哈哈地會笑了！

「天下不會餓死飄流子」，我在泰國流浪了半年左右，却還活着：幸運地認識了一個廚人，他時常給飯我吃。

有一天，夜深了！我在一座鉄橋邊的一家米店旁疲倦的睡在那裏，到天亮了！我還未醒，店夥們叫醒我，我反而憤恨他和他們鬧，結果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店裏走出一位

年邁的老伯伯，和善的面容，矮矮的身材，你知道他是誰，就是我的表伯，這家米店就是他開的！

所以，從此我有歸宿了，好像暴風雨的前夜已經過去，一切都風平浪靜了！表伯待我很好，教我應該讀書，給我安定的生活，領我進學校。

就是在那裏，「養才平民學校」，我遇見她，想不到，我們一見之下，却定了「情」。一天，二天，一直到半學期的時間，我們天天到王家花園裏散步，大家談談前情事，心心相印，那個時候我覺得世界上只有她了！

然而老爺天給我們開玩笑，我們中間卻又發現了一個阻礙，這一切的慘遇，都應該是黃金時代的罪，資本主義的社會裏，真正的相戀，好似一朵水上浮花，一刹那的光景，也就化為烏有了！

月夜，光潔的天空，星星稀少，涼風拂拂，記得她和我手相握着，在椰子樹下，她突然走了！我却不忍追她，因為是氣憤的，而且，流着淚的走，我也心痛頭昏了！

是的，我的確不滿他，他太懦弱，太無勇氣了！

過了半個月左右，他的哥哥來看我，眼睛有些紅腫，我知道有惡變的消息，果真，她死了！她病死了！她憂鬱死了！她是一個弱者，她被封建社會毒害了！

隔了一星期左右，我也被捕了！是的，這些狼狽爲奸的當權者：就是他們有錢人的走狗，有錢人，就有着天大的勢力，我們真正的相戀，也就犧牲在這個資本主義的過程中！

到現在，光陰如飛機，已是十年了，也就是我死在地下十週年了！我漸漸蒼老了！因爲新的世界已經誕生了！到了那個時候，不是強弱的世界，是自由平等的世界了！現在，我已把這些故事大胆地寫成三幕悲劇，『生離死別』，而且，也公演過，她在地下一定要問我：

『過去故的事，就讓他死去了！何必要記憶起來呢？』

是的，我覺得無聊，也覺得太無意識，可是我不忘你對我愛的犧牲，我寫這個劇也謹謹是紀念你，因爲這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！

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

秋雨大作，家中

本劇保有著作權，凡欲排演或攝製電影，均須事先商得同意。通訊處（一）青年戲劇社轉章俠平君。（二）愛多亞路重慶路九三弄二十二號虹影社轉作者。

● 附 謝 ●

本書能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出版，而龔炯兄，在本書寫作過程中，磋商斧正，教益尤多。章則，陳明勳，沈光，楊弋文，吳煜，胡健，俞肅，賀永亮，張逸萍，諸兄，從各方面協助，更是不少，凡此都衷心感激，特爲誌謝，以表微忱。

一九四〇，十，廿二，馬翎謹啓

生離死別

全劇登台人物

陳淑光

陳淑珍

陳淑珠

陳母

毛穗農

馮子臣

林奈

警長

警甲

警乙

第一幕

人物：

陳淑珍（十七歲少女。）

陳淑珠（廿四歲婦人，淑珍二姊。）

陳母（四十五歲左右，淑珍母親。）

毛穗農（廿五歲左右，淑珍愛人。）

馮子臣（四十歲左右，淑珠丈夫。）

陳淑光（廿歲左右，淑珍哥哥。）

時間：

民國廿七年深夏。

地點：

暹羅曼谷市。

佈景：

馮子臣是華僑的富紳，這是他的一間客廳，佈置完全是南洋風味，最要緊的是：不要忘了這是一個小洋房，靠左邊是一扇通外邊的門，遠望出去，有一片草地，而且還有許多椰子樹密密地排列着，室內的右邊是上二層樓的梯門，露着下半層梯階，室中有沙發，圓桌花瓶，香煙，椅子等……祇要是陳列着像一個客廳就夠了。太陽光強烈地射進來，這是近中午的時候。

啓幕：

室內寂靜無人，醉人的南洋音樂，從遠處吹奏着，隔了一回，音樂漸漸的沉寂下去了。

珍：（匆匆走入，急忙逃避在左邊的沙發椅後面，但在走入時，就吐出一陣小鳥兒般的笑聲。）

農：淑珍……淑珍……（追入，急向四邊張望着。）淑珍，出來呀！（片刻）好，你不出來嗎？那我走咧！（慢慢地走到門口，倚着門，望着天空，默默地，聽着遠處飄來的音樂風。）

珍：（等了一會之後，她緊接住唱着。）

農：（聽了一回，慢慢地追尋她的歌聲：）給我找到了，淑珍，你出來不出來！（她緊緊拉住淑珍的手。）

珍：（又是一陣小鳥兒般的笑聲，）好，我出來啦！哥哥，我問你，你是流浪到這裏來的嗎？

農：是的，記得我來的時候，我下了船，自己還不知道漂流到了哪兒呢？

珍：哥哥，中國，可愛的故鄉，可是我沒有見過，那兒有什麼呀？（興奮地）有山，有水，有長城，有黃河，是不是？

農：淑珍，你到底跟我回去嗎？

珍：去的……但是我媽媽知道了……啊！哥哥，你要想一想，我母親是怎麼一個人，她……是，她是不會讓我們平平安安走的！

農：我們不能偷偷地走嗎？

珍：（默思片刻）好的，只有這個辦法了，從明天起，我每天偷一件衣服，到學校裏寄給你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們總可以回中國去！那個時候，我只要寫一封信留給我母親，安慰安慰她，她悲傷了一陣子，也就會好起來的。

農：很好……不過你……

珍：不過我……

農：現在我很愛你，淑珍，假如將來……

珍：怎麼樣？是不是到中國去，你就要……

農：不，珍，你不要胡思亂想呀！我愛你，我死也愛你的……。

珍：（堅決他）既然這樣，那末，將來我跟了你餓死了，我也決不懊悔。

農：是嗎？（興奮地擁抱她）淑珍，我雖然是一個孤苦伶仃的流浪者，但是我走遍了

天涯海角，我的知音，却只有你一個，（淚下）珍……

珍：恐怕將來，還有比我更瞭解你的人呢？

農：那，恐怕不會有的了！

珍：假如有呢？

農：啊！淑珍，你為什麼一定要說有呢？

珍：我們不能假使嗎？

農：假使……啊！你常常要這樣說，我的心真要碎了！但是我敢說一句天良的

話，我這一世祇有你咧！我碰到你，已經覺得太遲了！

珍：太遲了，你不能這樣說，「地上的路多着呢！」